

忧伤的飞鱼◎著

爱不必从心开始，用眼睛就能把爱看清。

如果爱情故事还能让人落泪，这会是最后一个。



HOPE YOU'LL NEVER KNOW,
I'D LOVE YOU SO.

Hope you'll never know, I'd love you so.

但愿从未让你知道，

我曾那么爱你

眼睛从来都不是用来看光明，而是为了看到所爱的人。

寻爱的结果，
常常是残酷的绝望。

如果能永保留在心中的那份爱情，
即使失去双眼，也会有人在所不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但愿从未让你知道, 我曾那么爱你/忧伤的飞鱼著.-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385-4206-6

I.但… II.忧… III.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5926 号

但愿从未让你知道, 我曾那么爱你

忧伤的飞鱼

作 者: 忧伤的飞鱼

责任编辑: 王天明 熊晓君

策划编辑: 刘小叶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4206-6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楔子

如果眼睛会说话，它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

一次车祸，让他的左眼失去了光明。

一个眼角膜，让她的右眼得以重现光明。

爱不必从心开始，用眼睛更能把爱看清。

他因为失去左眼而自卑得把自己的心冰封，不想让任何人接近。

她因为得到了右眼而对生活开始更加向往，对重新得来的生活她既感恩又珍惜。

他们的相遇没有港式巧合，只是自然而然。

她每天都在盼望捐给她眼角膜的“左眼先生”出现。

一次偶然的巧合她误会另一个他是“左眼先生”.....

和他开始了错位的恋爱。

而真正的“左眼先生”却一直默默地守候在她的身边。

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单恋么？

还是相爱的人都要经过思念的煎熬和等待？

她的右眼能否看到他左眼的爱？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徐志摩《我有一个恋爱》

第一章

晓叶带着灿烂的笑容从家里出来，在林溪站上了地铁。

在地铁上，一束强烈的灯光穿过透明的玻璃窗射向晓叶，她赶忙用双手捂住眼睛。这是老妈王秀英教的，老妈说过，当遇到强光和强声时要懂得用双手保护自己。

良久。晓叶打开中间的两个手指，透过指缝往外看，见强光消失才放心地放下了双手。

周围的人对她的异常举动给予了嘲笑的表情，晓叶没有理会，继续灿烂地微笑着。

车厢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座位有人。坐在晓叶旁边的小孩在座位上顽皮地把双腿分开，又并起来，重复了好几次，似乎是在尽情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晓叶想起了小时候她也曾一个人坐在树底下这样玩过，不过那时的她心里有的却只是孤寂。

一个盲人拿着手风琴走进来，估计他是要到下一站讨生活，大伙纷纷给他让道让座。盲人坐好后，还有人零零散散往他的塑料袋里塞钱。

晓叶往盲人的塑料袋里放了一张一百元的纸币，然后坐回到座位上。

坐在晓叶对面的是一个长发遮住半边脸的少年，他歪腰斜眼地在座位上看着书。

书名叫《最美丽的图像》，是一位法国盲人摄影师写的。作者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图像便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每一寸画面。那少年似乎完全被书吸引住了，看得全神贯注，以至于有两个人走到他身边他也没发觉。

“嘿，叶圣然，在看什么呢？”其中一个左耳戴耳环的少年说着一把夺过书。

“把书还我！”少年口中的圣然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两人。

“我们就不还怎么样？盲侠！”另一个染了满头黄发的少年接过书晃了晃，毫无畏惧地说。

“你……你们，怎样才肯把书还给我？”圣然的语气突然变得低沉起来，眼里也没了刚才的杀气。

“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把这封信交给院花陆璐，二是从我们俩的胯下钻过。”

“我……”圣然低头犹豫不决。

“我什么我！快说！”黄毛少年显得有些不耐烦。

“那你拿信来吧。”

“小子，这才识相嘛。”两人把信和书丢给圣然后走向了另一个车厢。圣然接过书坐回座位继续歪腰斜眼地看着。

晓叶从没见过这么懦弱的人，或者说以前伴在她身边的人都是些坚强和善良的人。

她正视着圣然，很好奇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懦弱。

圣然感觉到晓叶在注视着他，于是用余光往晓叶身上偷看了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对，圣然赶忙把目光转移到书上，再也不敢看晓叶。

过了七星站以后，车上的人已经下了三分之二，2号车厢里只剩下晓叶和圣然两个人。

圣然的眼睛依旧没有离开书，他的双腿不停地微颤着，和晓叶在一个车厢似乎使他觉得有些不自在，或者换句话说，和一个女生共处一室使他觉得有些窘迫。

自从十四岁那年起，圣然便很少和女生接触，他也从不敢和女生对视，因为和女生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一个意外的接触都会让他满脸通红踌躇不安。

晓叶看了一下反射在玻璃窗上有些模糊的自己，心里嘀咕：我长得还算善良吧，这小子怎么看到我就像看到山大王似的，怕成这样？

过了双子站以后，车厢里的空座位一个个地坐上了人。等过了溪口站，就有不少人拉着扶手站在过道上了。

车到了象山站，圣然座位附近的门开了，上来三个人：一位是从早上就出门工作的业务员，一位是背已经开始驼了的老奶奶，还有一位是戴着老花镜的老爷爷。

晓叶起身给老奶奶让了座，老爷爷一时无人让座只好抓着扶手。老爷爷虽然抓着扶手，可是由于个子太矮，感觉很不方便，于是松开扶手想要找点别的东西扶着。就在此时，车突然开动了，老爷爷一下子失去了重心，踉跄了几步。看到眼前的情景，晓叶回头盯着稳稳当当地坐在老爷爷面前的圣然，眼里写满了愤怒。

圣然紧紧盯着书，周围的一切似乎与他毫不相关，也可以说，他的视线只停留在书上。不过要是他能稍微抬一下眼皮看到眼前的老爷爷，他绝对会毫不吝啬地让座。

晓叶往旁边挪了几步，站到圣然面前。

“劳驾！”

“……哦？啊，是……”

圣然不擅长和女生说话，只好红着脸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晓叶见圣然没有让座的意思，眼睛起了火——本小姐最不怕的就是欺善怕恶的人。

“您没看到面前站着的爷爷吗？”

“啊……”

圣然发出了一声既愕然又惭愧的惊叫，急忙合上书站了起来。

“老爷爷，请坐这儿！”晓叶招呼老爷爷坐到圣然的位置上。

老爷爷看着圣然一句话不说，表情冷淡地坐下。这时圣然的脸又红到了脖子根。

那个座位虽然不是残疾人、老年人及孕妇专座，可要是知道有位老爷爷站在面前的话，圣然一定会马上站起来让座的，他还不至于这么没公德心。

圣然和晓叶隔着一个拳头大的空间肩对着肩站着。

圣然用余光再次偷看晓叶，这时他才看清楚她，十八九岁模样，大约一米六二的个子，身材苗条，穿着白色T恤衫和黑色裤子，脚穿运动鞋，面容端庄，目光炯炯。

圣然感到自己心里突然生起了异样的颤动，莫名地对身边这位女孩产生了好感，尤其是她那双眼睛，既清澈又迷人，从她的眼睛里圣然似乎能看到漫山遍野颜色各异的花朵，还飘着淡香。

车缓慢减速了，圣然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站台上的站名，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兰溪站。如果不是晓叶准备要走的举动唤醒了自已，圣然肯定要多坐三四站。

圣然站到晓叶后面，两个人之间靠得很近。

车停下来了。门一开，晓叶就匆匆走了出去。圣然虽然不是特意跟着她，但因为是同一个出口，同一个方向，也只能跟她保持一定距离，走在后面。

晓叶走了十几步才隐约察觉到圣然“跟着”她。

晓叶心想：这小子该不是想为刚才逼他让座的事报仇吧？

晓叶加快了步伐想甩掉叶圣然。

但在晓叶加快步伐的同时圣然也加快了脚步。

晓叶突然停了下来，转身对距离自己大约有五步之遥的圣然大声说：“你干吗跟着我？是想找我报仇吗？告诉你我才不怕呢！”

“报仇？”圣然挠了挠头，接着递给晓叶一盒东西，是一盒未开封的润洁护眼液。

“这个还你，刚才你包里掉的。”

晓叶看着圣然，表情变得很微妙，既不像是哭，也不像是笑，眉头和鼻子先皱起来，然后又像熨平了一样舒展开，一副很委屈的样子。

她接过护眼液，接着说：“不许再跟着我！”

晓叶走了几小步，转身见圣然还是跟着他，有些生气。

“你这人怎么这样，叫你不要跟着你非跟着！”

“可……可是，往我们学校就只有这条道了。”

“你也是兰溪学院的？”

“啊？是，是的。”

“那一起走吧。”

晓叶心想，看他这么懦弱估计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哎，刚才在车上你怎么不让座啊，你知不知道这样是很没公德心的，亏你还是兰溪学院的学生。”晓叶边走边说。

“我……我不是故意的，当时我要是看到那位老爷爷，我一定会让座的，请你相信我。”圣然紧张地解释。

“好吧，我相信你。”看着圣然一脸的诚挚，晓叶想他应该不会说谎，同时对他的敌意也慢慢消除了。

接着两人沉默了下来。

一路上两人一直静静地走着。

看着圣然红得异常的脸，晓叶有些好奇。

“哎，你的脸为什么总是那么红啊，是因为见到陌生人的缘故吗？”

“是……不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是……不是。”

“好了，我也不逼你了，我叫秦晓叶，是艺术设计一班的，你呢？”

“我是影像制作三班的，我叫叶圣然。”

“现在我们都自报姓名了，也算是‘有名’的校友了！”

晓叶说完笑容像花儿般灿烂起来。

站在含笑的女孩面前，圣然感到很不好意思，只好吧嗒吧嗒嘴，挠挠后脑勺跟着傻笑起来，但因为平常极少笑，所以他的笑容显得僵硬无比。

第二章

兰溪学院建在兰溪江的附近，在兰溪学院的高楼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蜿蜒而美丽的兰溪江。校园里种有很多树，桂树，棕榈，垂柳，等等。夏天到来的时候，各种红的白的黄的花儿就会开满整个校园，花香飘得到处都是。晓叶很喜欢闻到花香的味道，小的时候她常用鼻子闻各种花儿的香味，然后猜它们的名字，每猜对一种花的名称，奶奶就会奖励她一块糖。晓叶的鼻子很灵敏，猜对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所以奶奶的糖几乎都是被她吃光的，其他几个堂哥只能干看着流口水。

那是晓叶最快乐的时光，然而这种时光成为了怀念，奶奶走后她便没有这样快乐过，所以每次闻到花香时她就会想起奶奶，想起她的慈眉善目。

晓叶和圣然并行走进了飘满花香的校园。

走到三岔路口两人便分道而走，谁也没有过多的道别话语，因为他们觉得似乎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只是萍水相逢，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的校友。

圣然在路上边走边拿出车上那两个小子扔给他的信，有些犹豫该不该把信拿给院花陆璐。

他们盯上圣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院花陆璐曾是圣然的小学同学，虽然小学之后他们没有再见过面，但在兰溪学院重逢后，陆璐似乎对圣然的印象很好，还经常来找他，但或许她只是对小学时候的圣然印象良好。

圣然最终还是拿着信找到了陆璐。

“这……信，是他们要我给你的。”圣然低下头不敢看陆璐。

陆璐撕开信看完后，脸上有些愠气。

“你拿去看看这是什么信，能随便给我吗？”

圣然接过信，看了一下里面的内容，全是一些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

圣然拿着信窘迫地呆站着，他知道自己又做错了。

“圣然，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你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吗，那时我一被小胖欺负你就会为我挺身而出。可是……现在的你……”

圣然把头低得更低。

“算了，你以后不要再拿这种信给我了。”

陆璐说完失望地转身离开。

陆璐刚走，地铁上那两个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站到圣然旁边。

“这院花有点意思。嘿，盲侠，做得不错，下次继续给我送信。”左耳戴耳环的那个说。

“要送你自己送！”

“你小子敢抵抗，你信不信我一拳捶死你！”

“捶死我也不送！”圣然蹲下去双手抱着头。

“左耳环”气得抡起了拳头准备揍圣然，这时上课铃声正好响起，“黄头发”上前拉住了那人，“左逸兄，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们还有课要上呢。”

“算你小子走运，我们走！”

左耳戴耳环的那个叫左逸，黄头发的那个叫东南，他们都是学校有名的欺善怕恶的浪子，所以像圣然这种懦弱的善类自然是他们欺负的重点对象。

00 晓叶回到学生公寓，莫娜正在收拾东西。莫娜是晓叶来兰溪学院最先认识，也是最要好的朋友兼同学，两人住在一起。

“在收拾什么呢？”晓叶问。

“你忘了下个星期我们 CCD 社团要搞野外体验吗？”

“现在不是还早嘛。”晓叶笑了笑。

“还早啊，对我来说一个月以内的事都不算早，都要及早做好准备，以免到时慌手慌脚的。”

莫娜是个计划狂，她每做一件事之前都要计划得周密无疏，然后才会放心去做，所以她的生活总是井然有序，很少出差错。

“晓叶，你那份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那谢谢了。”

“我们是不是好姐妹？”莫娜板起脸假装要生气。

“是！”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谢谢，在我的朋友话语册里谢谢是不被列入的。”

“知道了，莫大师太，我以后不说就是了。”晓叶微笑着说道。

CCD 是一个联合社团，包括了摄影、美术和舞蹈等。CCD 社团在学院创办已有差不多十年，是学院数一数二的大社团，不仅深受领导们的重视，还受到了众学生的追捧，所以如果谁能成为 CCD 社团的重要领导成员，那将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这次正值 CCD 领导班子换届，CCD 开展了野外体验活动，一是为了欢送即将“退休”的领导班子，二是想通过这次野外体验让 CCD 的众成员交出作品，通过作品选举出新的领导班子。

莫娜对 CCD 活动策划这个职位志在必得，因此这个计划早已被她列为了本季度的重中之重。

“哎，晓叶，你打算竞争 CCD 的哪个职位？”莫娜边收拾边问晓叶。

“这个，我没想过耶。”

“我看社长这个位置就由你来坐吧。”

“社团又不是你办的，你让谁当社长谁就当社长啊，呵呵。”

“老是他们男的当社长，也该交换下主权了，现在不都是男女平等了嘛。”

晓叶倒真没想过去当什么社长，不过她喜欢挑战自己，她觉得任何事只要用心大胆去做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就好像十三岁那年，要不是她大胆走上手术台也不会有今天的光明生活。

正说着晓叶的手机响了，是老妈王秀英打来的。

晓叶按了一下接听键，电话那头是王秀英急躁的声音。

“秦晓叶，你到学校没？”

“王秀英，我安全地没缺胳膊少腿地到达学校了。”

“少跟我贫，记得眼睛累了就要多休息，遇到强光要用手捂住眼睛保护好。”

“嗯，知道了。”

“好，那我挂了。”

“嗯。”

“哦，还有，别忘了多滴护眼液。”挂断前王秀英还不忘补充一句。

“好了，王秀英。”

晓叶最怕的就是老妈像在法庭上那样没完没了地补充条例。

晓叶家是律师世家，她爷爷是律师，她爸妈也是律师，据说她家祖上几代前还曾出过一位有名的状师。

在他们家族爷爷曾立过一个规矩，在同辈间或没有隔辈间都要互称姓名，说这样是为了让姓名和物体对应，这多少与爷爷的律师职业病有关。但爷爷去世之后这个规矩也跟着被废除了，因为大伯三叔他们都觉得这种叫法有些大逆不道，不过秦晓叶的老爸秦汉林为了纪念父亲，在他们家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现在。

“晓叶，你家真有意思，老爸老妈都可以直呼名字。要换作在我家，我非被他们打残不可。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啊。”

不同人不同命，这真像老天用来嘲讽人的一句话。晓叶想起自己还不到二十的年华便经历了比常人多得多的苦难，心里不由感伤起来。

晓叶虽然对过去感伤但亦对未来充满向往，她始终相信命运就掌握在她的手里，只要她阳光地面对，每天都将是光明的生活。

第三章

五十三个年轻人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兰溪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野外体验之旅。他们都是兰溪学院 CCD 联合社团的会员，一个个像全副武装的军人一样，背着巨大的背包，有带着摄影器材的，有带着画板的。

这是一次野外体验活动，同时也是 CCD 的一次领导选举活动。

即将退出 CCD，在社团里最有号召力的三位学长也来参加了这次活动——艺术设计三年级的松明、音乐高才生蒙森、影像制作二年级的澜美。

“天这么闷，每人喝罐啤酒吧！”

松明对围着他坐成圆圈的会员说。

“好嘞！社长英明！”

刻意坐在松明旁边的马屁精左逸把装啤酒的纸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放到地上，敏捷地撕开外面的密封膜。

“喂！喂！我现在可不是社长了，CCD 社团以后是要交给你们的！”

“一日为社长终身为社长，你永远都是我们眼里最好的社长。”坐在左逸旁边的东南接过左逸的话，继续狠命地拍马屁。

这两个小子对社长这个职位一直都虎视眈眈，这次有那么好的机会可以讨好前社长他们当然不会错过。

坐在另一堆人里的莫娜非常看不惯两个马屁精的行为，给予了他们鄙视的眼神。

“他们也不怕马屁拍多了熏着人。如果让这种人当了社长，我绝不去当那个什么活动的策划人。”

“你也不要这么动气了，他们的行为确实很可恶，不过每个人追求目标的方式不同，如果他们真的成功的话，那只能说上天特别眷顾他们。”晓叶安慰莫娜道。

“他们要真成功了，那只能说是老天瞎了眼。”

有人说眼睛看不到的人耳朵会特别灵敏，但晓叶不仅能看得到东西而且听力也比一般人好几倍，当听到“瞎”字时，晓叶的心里突然像是被什么刺到似的，不由得被触动了一下，这不仅是一个让她敏感的字，还是一个以前她一直逃避的字。

“小子！不管是递过来还是扔过来，随你的便，可你这么慢慢腾腾的，我们这些坐在边上的人岂不是要渴死了！”

马屁精左逸对在一边手忙脚乱拆着啤酒箱的圣然呼喝道。

圣然也是 CCD 的成员，刚加入不久。

他的太阳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整个脸，所以走了大半天，晓叶竟然没有认出是他。被左逸这么吆喝晓叶才看清了抬起头的圣然。

“这人还真怪，帽子戴那么低他也不怕撞到树。”莫娜看晓叶注视着圣然插了一句。

“可能是性格不同吧，他生长的环境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圣然抬头的瞬间也看到了晓叶，他朝晓叶来了个僵硬的淡淡的笑脸。

“晓叶，他怎么朝你笑啊，你们认识吗？”

“算是认识吧，见过一次面。”

“这种人你还是不要认识的好，你没听说过吗，不出声的狗会咬人，说不定他哪天出声了会咬到你。”

松明社长喝了几杯后发了酒瘾，左逸赶忙跑过来催圣然。

“你这小子怎么干活的，慢吞吞的，比蜗牛还慢！要不是看在是蒙策划介绍你进社团的，我早把你踢出社团了，省得你给社团丢脸。”左逸一把夺过啤酒箱气愤地骂道。

松明举起啤酒罐喝了一口，蒙森和澜美也接着喝了一口。

松明放下啤酒罐接着说：“这次野外体验大家不要有压力，放轻松点，太沉闷就不符合我们 CCD 社团的风格了，我们社团追求的一向是自由、轻松、快乐，管他什么狗屁的规则！喝！”

大家举起了杯子开始畅饮起来。

接下来的旅途大家都放松了心情，没有了前面的拘束，一些男生开始找各种机会和有好感的女生套近乎。

女生们虽然表面很抗拒男生们的套近乎，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有的甚至还暗暗地互相攀比男生来套近乎的次数。

陆璐也来参加了这次活动，她加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一加入便受到了社团上下一致的宠爱。美女到哪儿都会受欢迎，更何况是陆璐这种温柔而不骄横的美女。

不用说陆璐自然是这次旅行中被男生套近乎次数最多的一个。

不过所有男生中，陆璐注视最多次的还是圣然，但圣然始终是低着头一眼都没有看过陆璐。

晓叶虽无陆璐那种天生的花容月貌，但她的那种美却是无法克隆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美，一种干净的美，也是一种糅合忧郁、坚强、乐观的美。所以想和晓叶套近乎的男生也并不在少数，不过看到晓叶身边眼光凶狠的莫娜很多男生就都退缩了。

莫娜最讨厌这种不要脸的男生，所以一有男生来套近乎，莫娜便用岳飞抗击外敌不可侵犯的眼神瞪着他们，这一瞪一般的男生常常会被吓破三分胆。

莫娜对这次的野外体验计划目标十分明确——势必要拿下活动策划这个职位，因此那些情啊爱啊的东西便全然不会吸引到她，也可以说这些并不是她计划内的东西。她的生活便是计划，计划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但爱情的来临并非是可以计划的。

男生一般都抗拒凶悍的女生，而莫娜便是那种在男生面前常板起凶悍脸孔的女生，有男生常常在背后嘲笑说要是谁敢要了莫娜这种女生，那将是人类的一件幸事。

以前晓叶怕莫娜找不到男朋友常常劝她改改性格，但莫娜还是我行我素，说他们爱喜欢不喜欢，她就这样儿，谁也甭想改变她。

不过中国还有句老话——萝卜青菜各有所好，虽然莫娜这种女生不为大多数男生喜欢，但总有人会喜欢的，就比如音乐怪才蒙森，他也是 CCD 的前活动策划。

蒙森的眼睛从学校出来后便一直注意着莫娜的一举一动，他被莫娜独特的性格深深吸引。

蒙森本想用前社团活动策划的身份来和莫娜套近乎，但转念一想以莫娜的性子一定很鄙视这种行为，于是他想到了圣然。

圣然和蒙森是最要好的哥们儿，蒙森比圣然大两岁，高一个年级，圣然认识蒙森是因为蒙森曾在圣然家隔壁住过一段时间，一来二往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

蒙森看圣然刚才看晓叶的眼神，感觉他们应该认识，而莫娜这边瞎子都能看得出晓叶是莫娜的好朋友，所以他想通过圣然和晓叶的关系，认识莫娜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四章

蒙森走到圣然的身边。

“圣然，那个叫秦晓叶的女生你认识吗？”

“算是认识吧，我们见过一次面。”圣然抬高了一下太阳帽。

“那就行了，待会儿你带我过去跟她打声招呼。”

“你想认识她？”

“不是，我想认识她旁边的女生莫娜。”

“哦。”

其实圣然并不喜欢跟人打招呼，也不习惯跟人打招呼，他只想把自己冰封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没有人来干扰。但蒙森是他十四岁以后第一个真心想交的朋友，他不想让蒙森失望。

于是圣然鼓起了勇气带着蒙森走向晓叶和莫娜。

“你……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叶圣然，我们在地铁上见过面的。”圣然避开莫娜怒视的眼神看着晓叶说。

“记得啊，你就是那个不肯给老爷爷让座的人！”晓叶淡淡地说。

“那天是个误会！”圣然红起了脸，接着慌张地介绍他身后的蒙森，“这位是我的好朋友蒙森。”

莫娜张大了不可思议的眼睛，“这不是前活动策划蒙森吗！”

“是的。”蒙森谦虚地点点头。

“师兄，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佩服你策划的活动，简直太完美了，我早想向师兄讨教了呢！”

“是吗，你对活动策划也感兴趣？”

“嗯。”

……

莫娜和蒙森一见如故，接着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完全把晓叶和圣然忘到了一边。

晓叶给圣然使了个眼色，他知趣地跟着晓叶走出来。

圣然虽然心里一直很抗拒和陌生人接触，但能再次见到晓叶他仍是有些高兴，而晓叶似乎对再次见到圣然并没有太多的惊喜，或者说，她并不太喜欢像圣然这种畏畏缩缩的男生。

晓叶虽然不喜欢圣然这种性格的人，但还是会像对其他人一样同等对待他，因为她深知那种不平等对待给人带来的伤害。

“你应该像其他男生那样开朗些，这样才能交到更多好朋友。”晓叶边走边对圣然说。

“有蒙森一个朋友就行了。”圣然呵呵地傻笑。

“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照你这么说，有了蒙森这个朋友你就不想交我这个朋友了？”

“不……不是的，我很想和你交好朋友。”

看着圣然紧张得语无伦次的样子，晓叶乐了起来——这小子还真傻得像郭靖。

接着两人坐到了树根上，圣然不敢和晓叶坐太近，和她隔开了大约一本书的距离。

晓叶恬静地看着远处的茂密丛林，圣然专注地看着晓叶柔美的侧脸，深深被迷住。

“跟你这样并排坐着，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星愿》，你看过吗？”

晓叶扭过头来，圣然赶忙低下头。

“这是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你应该没看过吧。那部片子中的对白真的棒极了。”

“怎么说的？”

“主人公是洋葱头和秋男，你知道他们吗？”

“我知道洋葱头。”

“秋男长得很漂亮，也很开朗。洋葱头虽然是个盲哑人，但秋男一直把他当正常人对待！秋男经常跟洋葱头说心事说秘密，洋葱头只是静静地倾听，而且他永远不会把秋男的秘密说出去。秋男以为洋葱头只是他倾诉的依赖，直到洋葱头出了车祸离开人世后，她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深爱着洋葱头。好凄美的爱情哦！”

“嗯，有点印象了，我记得那是马楚成导演任贤齐主演的一部电影。”

“嗯，是很久以前的片子了，那部电影中的歌曲《星语星愿》《烛光》真的棒极了，你听过吗？”

“听过，我也很喜欢。”

“是啊，今天那么高兴，你给我唱一首吧，哪首都可以。”

“哦。”

圣然尴尬地扯了扯嗓子，准备唱《烛光》，但没唱几句晓叶便阻止了他，或许是因为圣然唱得实在太生涩难听了，也或许是晓叶不想为难怕羞的圣然。

“要不我来唱一首吧，你给评个分。”

晓叶知道的英文流行歌曲可比中文歌多得多，她先把脑海中的流行歌手像走马灯一样过了一遍，最后选中了 Club8 的歌。晓叶用甜美流畅的声音唱起了《Love in December》。

.....

圣然凝视着晓叶闪亮的双眼，感觉她的双眼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清澈，那么可人。

晓叶歌唱得很好，像高山流水般流畅，声音在周围的空气中激起小小的波纹。圣然静静地听着晓叶的歌，埋藏在他心底的情愫好像从心灵深处被汲上来一样，不容抗拒地翻腾着。

两人聊着聊着都忘记了时间，等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星星已挂在黑漆漆的深邃夜空上了。

“时间过得真快，都已经是晚上，我们赶快回去吧。”

“嗯。”圣然点点头。

他们回到休息的地方，大伙都已经离开了。

“他们都走了，怎么办，只剩下我们了。”晓叶有些慌了。

“我们找找看吧，或许他们就在附近。”

“但愿如此吧。”

大家是在傍晚动身起程的，聊得正起劲的莫娜和蒙森也是在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才想起了晓叶和圣然。

刚开始是莫娜和蒙森在附近找晓叶和圣然，接着大伙也纷纷帮着找。

找不到晓叶，莫娜越发地紧张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晓叶她到底去哪了！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她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办？”

“你不要那么紧张，圣然不是跟她在一起吗，他会保护她的。”蒙森拍拍莫娜的肩膀安慰道。

“你是说那个畏畏缩缩的叶圣然啊，他不拖累晓叶就阿弥陀佛了。”

天越来越黑，晓叶和圣然继续找着大部队。晓叶想用手机联系莫娜，但在大山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

一路上圣然只是低头跟着晓叶，丝毫没有半句安慰的话，晓叶心想他是指望不上的了，得靠自己。

晓叶一边大声地喊莫娜的名字一边匆匆地走，一不小心被黑暗处的一块石头绊倒了。晓叶忍着疼痛准备爬起来，这时一条约两寸长的草蛇向晓叶蹿来，说时迟那时快圣然抓起一根木头飞身挡在了晓叶前面，三棒两棒便把草蛇打了个半死。

看着眼前这个勇猛的男人，晓叶不敢相信他就是那个畏畏缩缩连话都不敢多说的叶圣然。

“你没事吧？”

“我没……啊……”晓叶本想站起来，但脚被扭到站不起来。

“你别动，这样很容易受伤的，让我看看。”

圣然蹲下身子把晓叶受伤的腿搭在自己的膝盖上。

“是骨折了！”

“啊？那我怎么没感觉到疼啊？”

“一般要一两个小时后才感觉到痛。”

“那怎么办？”

“你要信得过我，我帮你接骨。”

圣然家开有一家中医小门诊，老妈是门诊里的医师，老爸则是抓药的“护士”，所以他也略懂些日常医护知识。

“那好吧，你帮我接骨。”晓叶看着果断而自信的圣然，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于是决定赌一把。

圣然帮晓叶解开了鞋带然后轻轻脱下鞋，一听到晓叶发出痛苦的声音，圣然就马上放柔力度。鞋脱下后，圣然摸索骨折的交接处，思考等下要使用的力度。

看着专注的圣然，尤其是他那双坚毅的眼神，晓叶感觉到一股无穷的力量。

“啊……”

随着晓叶的一声尖叫圣然的接骨工作顺利完成。接完骨后，圣然找了一些草药碾碎敷到晓叶的骨折处，然后在自己的衣服上撕了一小块布包扎起来……

“只要不随便动，过些天应该会好了。”圣然拍了拍手上的草药渣说。

“我不动怎么找他们啊？”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你忍心让我一个女孩子在这荒山野岭啊，要是再遇到蛇我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

“你背着我不就行了。”

“哦。”

见晓叶都不介意，圣然也就只好拒绝了，于是圣然背起了晓叶。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女生——原来女生的身体这么柔软这么香的！圣然的脸涨得红彤彤的。

“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晓叶问道。

“往北。我们来的时候是朝南走的，现在他们应该是往回走了。”

“那怎么知道哪边是北？”

“你看天上的星星，最亮而且位置永远不变的那颗就是北斗星，只要我们朝着北斗星走就能找到他们。”

“嗯，那我们朝北斗星出发吧。”

晓叶对圣然开始有些钦佩了，这样的圣然让人很有安全感。那一刻她对圣然确实有过一丝的心动，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圣然不是她要找的人，她要找的是那位五年前让她得到光明的男孩。

在晓叶的梦中常常出现那个男孩的形象，他的眼睛是炯炯有神的，笑容纯净而温和，还有在她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会第一个出来帮忙。

这虽然是一个童话般的梦，但晓叶一直相信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现实。

按照圣然指出的路线，他们很快赶上了大伙。莫娜看着圣然背上的晓叶高兴得掉下了两大颗泪。

“你这死丫头，想急死我啊！你这脚怎么了？是不是你欺负我们家晓叶了？”莫娜眼神凶狠地看着圣然。

“我……”圣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不是啦，是我不小心扭到的。”

“我谅他也不敢，他要是敢欺负我们家晓叶，我就让他尝尝我们家祖传的‘馒头拳’。”

“什么是‘馒头拳’啊？莫大师太，嘿嘿。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我也想尝尝。”一旁的东南起哄。

“傻瓜！‘馒头拳’就是把人打得跟馒头一样肿的拳头！”左逸小声说。

“哦，那我还是不要尝了！”东南缩了回去。

野外体验活动因为晓叶的受伤而提前结束，大伙乘兴而来却不能尽兴而归，这多少让晓叶觉得有些愧疚。

第五章

爱来得悄然无声，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如火山爆发琼浆四处飞溅，挡也挡不住。

在人与人之间极少出现的这种感觉，是爱情降临的征兆，而那些懵懂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爱的海洋环绕。

莫娜自从野外体验回来后总是心绪不宁，时而对着镜子傻笑，时而两颊红得像樱桃。

“莫大师太，练功走火入魔了？”晓叶开玩笑说。

“晓叶，你说爱情是怎样的？”

“电视剧上说，爱情应该是见到那个人你的心会莫名地乱跳，见不到他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会经常想起他，感觉自己像做了坏事一样。”

“糟了，我好像就是这样，怎么办，怎么办，晓叶？”

晓叶本想给莫娜指点迷津，但在爱情方面自己还未曾入门，实在给不了什么好建议。

“你觉得现在的我和以前是不是有很大不同？”莫娜接着问晓叶。

“要说不同，那应该是以前的你总是按计划做，生活比较规律，很少像现在这样慌里慌张过。”

“对，计划。我的生活就是计划，我不能因为他打乱我的计划，他的出现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所以现在开始我只执行我的计划，我现在计划的目标是 CCD 社团的活动策划。”

看到又成为计划狂的莫娜，晓叶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哀叹。

CCD 社团的选举大会定在了一周后的星期一。

选举大会每个成员都要参加，这是 CCD 历来的规定。

大会在能容纳二百人的大教室举行，到场的人大约坐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选举通过两部分来决定，一是野外体验交上来的作品，这部分是每个成员都必须上交的，不管参不参加领导成员的选举，二是台上的竞选演讲。

晓叶和圣然都来了选举会场，他们一个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一个则坐在最后面。

圣然本不想来参加，但迫于 CCD 的规定和蒙森的“胁迫”，他只好硬着头皮来了。

蒙森说：“这次你要是不去参加就当没交过我这个朋友。”

圣然从没见过蒙森对他说过这么狠的话。

蒙森说完狠话后换了柔和的语气说：“我也是为你好，去了你会有惊喜的。”

圣然有些摸不透蒙森的话。

选举大会正式开始，第一个上台演讲的是马屁精左逸。

左逸一上台便是一通“前拍后吹”，“前拍”是对上一届的领导成员猛拍马屁，“后吹”是大吹特吹如果让他当社长他会给社团谋多大多大的福利。

坐在第一排的评审同时也是上一届的领导成员，有的听得兴趣盎然，有的则不断地摇头。

接下来上台的几个还是“前拍后吹”，他们虽无左逸那般锋芒毕露，但已学到了七八分。

莫娜上台后第一个便拿左逸开涮，大批特批左逸之流的“大跃进”风格、“大跃进”思想。

坐在前社长旁边的蒙森向台上的莫娜偷偷竖起拇指，莫娜看到后心里一阵高兴，但与此同时她的说话节奏和思路却被打乱了，面临着出糗的尴尬。

台下的晓叶一脸的焦急，祈祷莫娜能快点恢复清醒。

莫娜努力止住自己因为看到蒙森而狂跳的心，心里不停地默念：我是计划狂，我是计划狂，计划是我的生活，我生活的全部是计划。

就这样莫娜很快调整了心态继续演讲，她铿锵有力的演讲赢得了不少人的喝彩。

莫娜下台的时候说了句衔接的话：“下面上来的是我的好姐妹秦晓叶，大家鼓掌欢迎。”

这使得本无心参加选举的晓叶不得不上台演讲。

晓叶走上讲台，掌声如潮般响起，这便是大家对美女的优待。

坐在后面低头沉睡的圣然被掌声惊醒，看到是晓叶便坐直了身子看向讲台。

晓叶竞选的是宣传部长的职位，虽然是临时组织的语言却还是赢得了大伙的阵阵掌声。

晓叶下来后，场内停了半晌没有人上台演讲，突然陆璐站了起来，随即掌声也接连响起，如果把大家给晓叶的掌声比喻成是暴风雨的话，那么大家给陆璐的掌声就是特大暴风雨。

对于美女，大家通常都不吝啬掌声。

陆璐走上讲台，轻轻的一个微笑，众生皆被迷得七荤八素的。此时就算陆璐说她想当社长，应该也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

但当院花陆璐说出她要竞选的职位时大家都惊愣了，她竞选的职位竟然和晓叶一样，都是宣传部长。

台下观众的情绪达到了最高潮，能看到本院两大美女争奇斗艳，这是大家最期待的。

这倒给评审团出了难题，同是受大家欢迎的大美女，要真偏袒哪一方，两方的支持者还真有大打出手的可能。

在情急之下蒙森上台说了一句话，立即缓解了刚才紧张的气氛，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他说：“下面有请社长的竞选者叶圣然上台演讲，大家鼓掌欢迎。”

听到这句话，会场顿时一片寂静，大家惊愣的表情无异于听说地球快要被火星侵略。

就连圣然也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但看到大伙像看耍猴般看着自己时，他才知道这是真的，连忙把头垂到了最低。

“蒙评审，我们没有听错吧，叶圣然这么胆小的人也敢上台竞选啊，你看他怕得像只狗一样缩在后面。”

“就是，就是，他要是敢上台演讲，地球都倒着转了。”

东南和几个小喽啰在台下起哄。

陆璐和晓叶看到退缩的圣然都显得无比地焦急。

晓叶心想，他是怎么了，他不是很勇敢的吗？连蛇都不怕，怎么连上台说句话都不敢？

圣然依旧低着头坐在后面，一动不动。

蒙森板着脸从讲台上匆匆走到圣然身边说：“你跟我出来！”

圣然跟着蒙森走出后门门口。

蒙森语重心长地说：“圣然，忘记过去吧，重新做回自己，这不仅是你爸妈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

“我……”圣然低着头不敢看蒙森。

“我保证只要你这次上台，我以后不会再强迫你。”

蒙森和圣然聊了约十分钟后重新回到了教室。

蒙森走上讲台继续说：“下面有请叶圣然上台。”

晓叶先带动大家鼓起了掌，接着陆璐也带动一片人鼓掌。

圣然一步一步朝讲台上走，脚下似有千斤重，像是要踏入鬼门关。

圣然走到讲台，低着头，声音不是很大且有些颤抖地说：“我想竞选社长，希望大家支持。”

说完圣然匆匆走回后面的位置垂下头，回到了刚才的状态。

台下左逸和东南带动一小部分人吹哨喝倒彩。

“晓叶，你说他怎么这么胆小，要是真当了社长说不定还反倒被人家使唤呢！这种朋友你不交也罢。”莫娜失望地说道。

晓叶没有说话，她只是不明白圣然怎么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野外活动时她看到的圣然是一个勇敢、果断、睿智的人，而现在的圣然却是一个藏头缩尾怕东怕西的人。